



爾吉邱

錄憶回戰大次二第

冊四第

712.8

行發館書印務商

邱吉爾第二次大戰回憶錄

第四冊

著 邱吉爾
譯 吳沈萬
 炎銓炯
 大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初版

(97419D)

邱吉爾第二次大戰回憶錄 第四冊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Gathering Storm—

定價金圓柒角伍分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Winston S. Churchill

原著者 沈大銓

吳澤炯

萬良燊

發行所 朱經農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邱氏此書先在美國 *Life* 週刊及 *New York Times* 日報摘

要發表。全書預計分五篇，隨寫隨印。其第一篇正書，甫於六月下旬在美國出版，較諸報刊所載，詳略大不相同。

敝館據此足本逐譯，讀之可以窺見二次大戰之真相，及一代名著之全貌。第一篇譯本分作四冊，十月上下旬先出第一二冊，八月中旬續出第三冊，茲續出第四冊，全篇業已出齊。聞原書第二篇將於明春脫稿付印，本館當繼續逐譯，以餉國人。統維 鑒答。

商務印書館謹啓 三十七年九月

邱吉爾第二次大戰回憶錄漢英對照表

| | |
|---|---|
| <p>凡格斯頓 凡爾頓斯</p> <p>三</p> <p>畫</p> <p>Vaags Fjord Vaernes</p> <p>四</p> <p>畫</p> <p>Nelshavig-Holstein Naze Edinburgh Emilie Bertin Folster Uruma Esquis Esquimaux Koenigsberg Prinz Eugen Baku Paget Ballangen Fjord Venner Polipse Bison Morgan Gloworn 畫</p> <p>Calcutta Galster O. Carver Karlruhe Lieutenant Stanning Bluesher</p> <p>五</p> | <p>甲奴士號 白魯滿號 白勒姆斯號</p> <p>伊文思 伊斯邁 伊斯密德 伊雷勃斯 光輝號 列里哈米 列不席格號 列斯吉斯科根滿 吉柏林 安納姆號 安達斯尼斯 安列·格斯號 安列·柯爾納號 安敦·許密特號 考賓 西海峽 西巴斯唐</p> <p>六</p> <p>畫</p> <p>Janus Brunner Brenise</p> <p>Sir Edward Evans Ismay Gulf of Ismid Erebous Illustrous Lillehammer Leipzig Leisbekogen Kiplin Bernd von Arnim Andalsnes Erich Geise Erich Koellner Anton Schmitt Corbin West Fjord Simonstown 畫</p> <p>Haus Ludemann Ferdinand Cripps Kristiansand Clarendon Laboratory Hipper Lyster</p> <p>七</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1</p> |
|---|---|

杜倫號
杜列斯號
杜瑪拉號
沙門號
狂怒號
珠爾
狄多號
貝文
貝蘇阿爾
里爾容烈斯

八

亞伯丁
亞特蘭的斯號
亞爾塔特洛斯號
依利薩白王后號
奈姆萊斯
征服者號
拉柯厄亞號
拉爾爾斯號
波多
阿斯特奧
阿歌斯號
阿加斯號
阿克蒂恩網
阿非里第號
阿博士特丹

Durandy
Doris
Domala
Schoemann
Fuzions
Sir John Hill
Dido
Ernst Bevin
Belhewart
Lillejans

畫

Aberdeen
Aphantis
Albatross
Queen Elizabeth
Nansos
Conqueror
Iaconia
Ramilies
Bodo
Ascension
Argus
Arcasia
Actaeon Net
Afridi
Amsterdam
畫
Yangtard
Ilanmar
Hanstad
Hoblaak

九

威爾特
威德運斯
威斯特柯特號
威傑·海特度號
威爾富里計劃
意槽號
怡塔琳
柯拉沙號
洛華
洛瑪斯台爾號
洛斯敦·布希魯公司
皇家海軍作戰計劃
君倫號
科芬德里號
萊馬號
貞婦號

剛毅號
哲弗里斯
哲克維克
庫巴斯
哥塞克號
恐怖號
勞達普號
格隆
格洛洛塔號
格爾柯號
格倫維爾號
泰尼

十

畫

Carton de Wiart
Admiral Whitworth
Westcott
Wilhelm Heidekamp
Wilfred Operation 即在露威
海布魯計劃
Truant
Chatham
Curacao
Gerard Boope
Romsdal Fjord
Ruston-Buoyrus of Lincoln
Operation Royal Marine 即在
萊因河布魯計劃
Koeln
Covenantry
Valiant
Penelope
畫
Indomitable
Jeffaris
Bjarkvik
Dombas
Ossack
Formidabile
Funtshih
Grong
Grimo
Gurto
Grenville
Tyne

泰穆里爾號
 般號
 海生
 海芙蓉
 海豹號
 烈性號
 烏斯芬
 特拉諾
 特爾諾
 班特桑特
 真旗魚號
 索得特
 高地號
 堅固號
 康果茲號
 得文那號
 悉得尼
 梅賽
 許列牙利割
 許里四恩號
 陸特號
 陸爾敦
 蘭格丹
 麥克賽
 麥克瑪拉
 麻編號
 頓斯泊斯
 薩利號

德密爾密號

Temeraire
 Itha
 Heifa
 Hakton
 Tarpou
 Seal
 Hotapur
 Ushorne
 Trano
 Tromso
 Bandstund
 Spearfish
 Solent
 Highlander
 十一 董
 Hardy
 Kango vibrating hammer
 Devonshire
 Sydney
 Massy
 Schielfen Piar
 Schlesien
 Lody
 Taltou
 Rotterdam
 Mackesy
 Macnamara
 Curlew
 十二 董
 Cathness
 Victorius

勞恩博羅斯號
 孫治·溫爾號
 噶推塔特
 復仇號
 斐支般
 斯托倫
 斯坦濟斯
 斯泰文翁
 斯塔格爾
 斯克及育欣
 斯溫爾孟特
 碧勃萊號
 湯加
 華波頓·李
 華天曾維號
 費克林
 照羅號
 妮娜號
 黑天鵝號
 塞密界轉
 塞羅爾埃
 奧培
 奧勃瑪號
 奧茲勒克
 奧萊夫·稻依格代爾
 愛斯基摩號
 愛克斯德號
 愛特代K.托號
 碧派號
 聖巴托羅繆

Reuenfels
 Georg Thiele
 Katgerst
 Vendetta
 Fijis
 Skoren
 H. J. Stammers
 Stevenger
 Statland
 Skjel Flord
 Swinnunnde
 Cheby
 Tange
 Warburton-lee
 Wolf Zenker
 Berner-Fictlin
 Cairo
 Lion
 Black Swan
 十三 董
 Gulf of Smyrna
 Suffolk
 Orhay
 Orama
 Auehinleak
 Olav Trygvason
 Eskimo
 Edmund
 Eidevold
 Hawock
 St. Bartholomew

總目

第一篇 山雨欲來風滿樓

第一卷 從第一次大戰到第二次大戰（一九一九至三九年）

第一章 勝利者的愚昧（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年）

第二章 和平鼎盛的時代（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二年）

第三章 潛伏中的危機

第四章 希特勒

第五章 蝗蟲的年代（一九三一年至三五年）

第六章 黑暗的景象（一九三四年）

第七章 空中的均勢失去了（一九三四年至三五五年）

第八章 挑戰和反響（一九三五年）

第九章 空中和海上的問題（一九三五至三九年）

第十章 制裁意大利（一九三五年）

第十一章 希特勒進擊

第十二章 箭在弦上——西班牙

第十三章 德國武裝了（一九三六年至三八年）

第十四章 外交大臣艾登和他的辭職

第十五章 一九三八年二月兼併奧國

第十六章 捷克

第十七章 慕尼黑悲劇

第十八章 慕尼黑之冬

第十九章 普拉格、阿爾巴尼亞和對波保證，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四月

第二十章 蘇維埃之謎

第二十一章 到了戰爭邊緣

第二卷 晦暗的戰爭（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至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

第一章 戰爭

第二章 海軍部的任務

第三章 波蘭的破滅

第四章 戰時內閣的問題

第五章 法國前線

第六章 戰鬪加劇

第七章 磁性水雷

第八章 普雷特河口外的海戰

第九章 斯坎底那維亞，芬蘭

第十章 一個黑暗的新年

- 第十一章 風暴之
第十二章 海上的爭鬪
第十三章 那維克
第十四章 特朗海姆
第十五章 挪威的挫折
第十六章 挪威最後的階段
第十七章 政府倒了

附錄

第一篇第二卷分目下

| | | |
|-------|----------|-----|
| 第十一章 | 風暴之前 | 四三七 |
| 第十二章 | 海上的爭鬪 | 四五一 |
| 第十三章 | 那維克 | 四六七 |
| 第十四章 | 特朗海姆 | 四七七 |
| 第十五章 | 挪威的挫折 | 四八九 |
| 第十六章 | 挪威：最後的階段 | 五〇一 |
| 第十七章 | 政府倒了 | 五〇七 |
| 附錄 | | 五一五 |
| 漢英對照表 | | |

第十一章 風暴之前（一九四〇年三月）

艦隊回到新加伯·弗洛——我們通過民支峽的航程——「航路上發現水雷的報告」——一個空襲警報——新加伯情況的改善——現在所
知希特勒的計劃——芬蘭陷入絕境——達拉第勞而無功——蘇芬的停戰條款——斯坎底那維亞的新危險——「皇家海軍作戰」計劃
——水雷準備就緒——達拉第的反對黨——達拉第政府的崩潰——我致新總理留諸書——三月二十八日的最高軍事會議——張伯倫的
觀察——最後在挪威水道設置水雷的決定——七個月的遲延——各種攻勢作戰建議及計劃——一九四〇年四月五日張伯倫的演說——海軍
即將行動的種種徵象。

三月十二日，國內艦隊再佔並利用新加伯為主要根據地。這個日子，大家已經望之久矣。我想在這個時機，我應該親自參與我國的海軍事務，於是我就在克雷特登上了福俾斯大將的旗艦。

福俾斯大將這個艦隊，包括五艘主要兵艦，一隊巡洋艦，以及大約二十艘驅逐艦。航程經過民支峽，凡二十四小時。我們要在黎明時候經過北部海峽，於中午前後抵達新加伯。賀德號及其他船隻，從洛西斯出發，前往東岸，恐怕會比我們早到幾小時。民支峽的航行，是極繁雜的，在北部的出口之處，只有一哩闊。峽的兩旁都是石岸，處處暗礁，並且據說在這四周包圍的海中，有三艘潛艇匿跡其中。我們必須以高速度前進，並須蜿蜒曲折而行。所有尋常和平時期所用的燈光都已取消。所以，這是海軍特別感到興趣的航行工作。然而，正當我們午餐後要動身時，負航行指揮重大責任的艦隊的艦長，亦即旗艦的擔任航行的軍官，忽患流行性感冒。因此，艦長的助手，一個看上去很年輕的海軍上尉，就跑到駕駛室來，擔任指揮艦隊行動的工作。我看到這位軍官，不禁奇怪起來，因為他並未接受任何通知，竟來擔任如此嚴重的、需要非常完備的學術、精密程度及判斷力的工作。他雖保持鎮靜態度，但仍不免流露出欣欣得意之色。

我有許多事情要和總司令官商榷，所以到了午夜後，我就跑到駕駛室。這時滿眼都是像烏絨樣一片黑色。

天空是純清的，但是一顆星也看不見，也沒有月亮。這艘大船，以十六哩的速率，破浪而進。人們只能夠看得見前面主力艦船尾的一團烏黑陰影。此地一起有將近三十艘的船隻，成羣結隊魚貫進行，很有秩序的在移動；除了船尾部的小燈以外，任何照明的燈光都沒有；並且依照規定的防備潛艇方法，時常變更路徑。他們現在，已有五個小時不會看見陸地和天日了。海軍大將福俾斯立刻到我這裏，我向他說：「這是我所極不願意負責執行的一件事（指此次航行——譯者）。你怎樣確得定你可在白天經過穿出民支峽的狹隘出口呢？」他說道：「假使在這個時候，你是唯一能夠發號司令的人，你便怎樣辦呢？」我立刻回答道：「依我是要拋錨，等候到翌日早晨再走。正和納爾遜說道：『哈代，拋錨呵！』。但是海軍大將回答道：『我們現在有二百碼深的水在我們底下呢！』當然，我對於海軍，積多年以來，已有完全的信賴。我講這個故事，是專為使一般讀者對於這種神奇的技術與精確性有深切的認識；在陸地人民看來，這雖然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在必要時，竟視為當然的表演完成。

這時是八點鐘，我尚未醒。我們已在民支峽以北的廣闊水面，繞着蘇格蘭的西端，向斯加伯·弗洛航行。我們走着從進口處到斯加伯的路線，大約半小時的光景，得到信號，說德國飛機若干架，已在我們將要走到的主要進口處投下了若干水雷。福俾斯大將於是決定必須令艦隊駛離向西，避開二十四小時，以待接獲航路上水雷肅清的報告，因此整個艦隊，便開始改變路程。他說道：「如果你要想換船，我可以很容易的派一艘驅逐艦送你上岸。賀特號已經在港內了，可以照顧你的。」我因為好不容易纔能離開倫敦三天，便接受了這個建議。我們的行李便迅速的搬到了甲板上；旗艦減低它的行駛速率到三哩或四哩光景，從船上的艇架上放下一隻快艇，艇上派有十二個繫救生帶的船員。在我們這一小羣人已經到了小艇內、和我正與向海軍大將告別之時，傳出了一個空襲警報的響聲，於是全船突然緊張起來，所有的機關砲位都派人把守住，並採取其他的措置。

這隻船必須把速率減低，而我們知道水裏已經有潛艇潛伏，因之使我感到了焦急；但是海軍大將說全無問

題，並且指着那正在以高率的速度繞着這船而行的五艘驅逐艦，此外還有第六艘驅逐艦，正在等着我們。在我們的快艇和這隻驅逐艦之間，約有一哩的距離，我們划了有一刻鐘之久纔到達。這光景倒很像處在舊日的時代，不過現在水手們對於划槳，不像那時那樣的熟練罷了。旗艦此時已重新增高速率，在我們爬上驅逐艦以前，正跟着艦隊其餘的船隻後面前進。驅逐艦上的軍官們，都處在工作崗位上，只有船上的外科醫生歡迎我們，引我們到士官室，室內桌上放着他們業務上所用的一切工具，準備應付意外。但是沒有空襲發生，我們立刻就以高速度駛入斯加伯。我們穿進了斯威柴海峽，這是一條小的次要的海道，未被投下水雷。我的副官長湯姆孫說：『這是商人的進出口。』實際上，這乃是指定給海軍軍需船舶進出的口子。驅逐艦的中尉很不自然的言道：『這是准許小艇隊通過的唯一路線。』爲使一切事情順利進行起見，我便問他是否還記得吉柏林詩中所說：

「傳來了航路上發現水雷的報告；警告一切來往船艦，叫他們停留着；

「傳令給……」

到這兒我就讓他續下去，他很不錯的繼續着：

「統一號、克拉利庫號、亞迷號、啄木鳥號及萬利號（邱氏引吉柏林詩，以艘無分大小，風雨同舟，理應不分彼此也——譯者。）」我們立刻找着路到了賀特號，艦上的海軍大將威德涅斯集合了他手下的艦長來迎接我們，而我就在預定翌日舉行長途巡察以前，在這艦上度了一個愉快之夜。這就是我駐足於賀特號的最後一次，雖然她在一九四〇年被俾斯麥號擊沉以前，還曾服過近兩年的軍事職務。

六個多月的不停努力，以及最高的先占權利，已經補正了和平時期對於海軍的疏懈情形。三個主要的進口水道，已用欄柵和水雷防阻着；曾被柏里恩的潛艇溜過將王家橡樹號一艦擊沉的克爾克海峽，又加添了三艘封鎖船隻，此外還有許多封鎖船隻要來。大隊的駐軍，在保衛着這個根據地和仍在增添的砲臺。我們已經計劃用一百二十尊高射機關砲，連同無數探照燈和一座防空氣球網來控制領空，保護軍艦的碇泊。所有這些措施，

雖然還沒有全部完成，但空中的防禦，已極強大。許多小型船舶，都在附近一帶巡弋，作不停的活動；而在凱司涅斯機場駐有二三隊旋風式戰鬥機，可以由當時所有的最精良的一種雷達設備來引導，從事黑暗中或白天的對敵攻擊。國內艦隊，終於有了一個托護之所。在前一次的戰爭中，英國王家海軍就是由這一個著名的托護之所出動來統治海上的。

像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的，德雖然人已經擇定五月十日為侵略法國及荷比的日期，但希特勒對於首先進攻挪威的實際日期，卻尙待決定。有許多事情還得先做哩。三月十四日，約特爾在他的日記中寫着：

英國以十五到十六艘潛艇，在北海守衛警戒着；其作用是否為保衛她自己作戰抑或防阻德人作戰，實屬可疑。元首尙未會決定實施威塞爾操演「計劃」（即進攻挪威計劃——譯者）的理由。

在德國作戰機構的計劃組內，曾有一陣熱鬧的活動。攻擊挪威和進犯法國的準備，正在同時和有力的進行。三月二十日，福根霍孫提出報告，稱「威塞爾」作戰計劃關於他的部分已經準備就緒，德元首就於三月十六日下午舉行了一個軍事會議，發動進攻的日期臨時決定，顯然是四月九日。海軍大將李特曾向會議報告道：

……在我的意見，英國在那威登陸的危險，現在已並不嚴重了……在最近的將來，英國會在北方幹些什麼這個問題，可以答覆如下：他們會進一步企圖截斷德國在中立國水面的貿易，並肇成事件，以便或許可作為向挪威進行軍事行動的藉口。她的一個目的，過去是、而且現在仍是要截斷德國由那維克的輸入。不過威塞爾作戰計劃即使實行，這種貿易至少亦須受到暫時的截斷。

德國遲早會面臨着實施威塞爾作戰計劃的必要。所以，最好儘速實行，至遲不過四月十五日，因為過了那一天，夜就太短了；而且西月七日還有新的月亮。假使威塞爾作戰計劃再延緩下去，海軍在那威作戰的可能性，就要受到太大的限制。潛艇只能在地面再留二三星期之久了。在實施威塞爾作戰計劃時，是無須等待那種有利於「黃色作戰計劃」的氣候的；須知陰暗和多霧的氣候，更有利於威塞爾作戰計劃。海軍和兵艦準備的一般狀況，現在很是良好。

從這年開始，蘇聯即以主力壓到芬蘭人的身上。他們在積雪融化以前，就加倍努力以圖突破孟納海姆陣

線。不幸爲受苦痛壓迫的芬蘭人希望所繫的春天和融雪，這一年卻來遲了將近六個星期。一共前後四十二天。之久的蘇聯對加里列亞的龐大攻勢，於二月一日開始，同時對芬蘭陣線後方的基地倉庫及鐵路接合點等，則進行慘重的轟炸。蘇維埃的砲，隊砲車的輪子集合排列，先事施行密集的砲擊達十日之久，接着開始主力步兵隊的攻擊。經過了十四天的戰鬥，這條防線就被攻破了。空軍對於維普列主要堡寨及基地的襲擊，日益緊張。到了是月月底，孟納海姆防線，已完全潰亂，俄國人現在可以集中軍隊攻擊維普列灣了。芬蘭人缺乏彈藥，他的軍隊，亦已精疲力竭。

爲保持榮譽而循規蹈矩，不特剝奪了我們在戰略上的任何主動力，也同樣妨礙了所有運送軍火給芬蘭的有效措置。我們充其量只能由我們自己本感不敷的貯存量中，送些對芬蘭毫無重要性的捐助品。不過在法國，有比較熱誠和深切的感情，並得達拉第的盡力提創。三月二日，他未經與英國政府商量，即允派送五千名志願兵及轟炸機一百架到芬蘭。我們當然不能照這樣做法，並且，鑒於從比國境內所獲德國少校身邊發見的文件，及諜報機關連續傳來德軍大量集中西線的消息，這件事實在超過了謹慎將事的限度。雖然如此，英國仍許派送五十架轟炸機。三月十二日，內閣重新決定修正在那維克及特朗海姆登陸的計劃，主張在斯泰文哲及柏爾良同時繼而登陸，作爲因法國關係而使我們不得不從事的援芬的一部。這些計劃，未曾經挪威及瑞典的必要的許可，但規定須在三月二十日實施行動。其時三月七日，巴錫基維已再度到莫斯科；這一次是討論停戰條件。十二日，芬蘭接受了俄國的條件。所有我們要想派兵登陸的計劃，又再度置之高閣，而已經在集合中的兵力，一部亦亦經遣散。在英國候命出動的兩師人，現在奉准開往法國，使我們對挪威的攻擊兵力，減至十一營人。

在這時候，「皇家海軍作戰」計劃已經成熟。五個月的緊張努力，加以海軍部占有優先作後盾，使這個計劃，能夠準時完成。海軍大將麥茨澤拉德和他訓練有素的英國海軍軍官及水兵的各分遣隊，已經駐在萊因河的上游，準備得到許可時，便出動攻擊。每一個人對於這種新奇的軍事行動，都不勝奮發。我對於這個計劃的